



昆虫记



〔法〕若盎—昂利·法布尔著



西学译丛

四季译丛

昆虫记

〔法〕若盎—昂利·法布尔著

王光译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6 号

昆 虫 记

作者：〔法〕若盎-昂利·法布尔

译者：王 光

责任编辑：潘 静

责任校对：祁 斌

装帧设计：张守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26千

印张：7.25 插页：5

印数：0001—1,200册

版次：1992年12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583-6/I·582

定价：4.2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画像

目 录

法布尔《昆虫记》(中译本序).....罗大冈 1

肉体食粮与精神食粮.....10

大孔雀蛾的晚会.....12

对付菜青虫.....15

坚果象.....19

天牛吃路.....23

蝉卵的遭遇.....26

蟋蟀出世记.....29

三种垒筑蜂.....32

昆虫睡姿辨.....37

(以上为节译)

意大利蟋蟀.....41

绿蠹斯.....	48
圣甲虫.....	56
埋粪虫与环境卫生.....	76
食尸虫.....	85
金步甲的婚俗.....	103
结串而行的松毛虫.....	113
螳螂猎食.....	138
潘帕斯草原食粪虫.....	149
蝉和蚂蚁的寓言.....	162
朗格多克蝎的婚恋和家庭.....	169
隧蜂.....	211

(以上为篇译)

译后记.....	224
----------	-----

法布尔《昆虫记》

(中译本序)

罗 大 冈

作家出版社委托王光同志选译法国作家法布尔的《昆虫记》，要求我给王君的译本写几句前言。我觉得首先应当声明的是，王君的新译本是从《昆虫记》法文原书一字一句忠实的直译，而不是从英文或日文译本转译，更不是将法布尔的名著《昆虫记》改写成浅显易读的儿童读物。

将法国作家 JEAN-HENRI FABRE (1823-1915) 的姓名音译为法布耳，将庞然大物的十卷巨著《SOUVENIRS ENTOMOLOGIQUES》(法文直译应为《昆虫学回忆录》) 简译为《昆虫记》，这在中国是谁开始的？我记得是鲁迅先生开始的。鲁迅在“五四”以前已经在他文章中提起过“法布耳”的《昆虫记》。想必当时他所根据的材料是日文。我没有时间去查书，不敢说我的记忆正确无误。

近日我偶然碰见一位北京某高校的四年级学生。她见我正在起草《昆虫记》译本序言，不觉脱口而出：“法布尔的《昆虫记》！”我惊讶地问她：“你看过这部书吗？什么时候看到的？”她说：“在中学时。”我问她：“在初中还是高中？”她说：“大概是在初中。”我问她：“是课外读物，还是初中语文教科书上的选文？”她说：“记不清了。”我又问她：“你喜欢读《昆虫记》吗？”她说：“很喜欢，所以一直没有忘记。”

这就够了；这位同学提供的情况证明至少在十多年前，我国已经有《昆虫记》译本。而且流传相当广，所以中学生能接触到，中学生读了感兴趣，这起码说明此书有广泛的读者。

《昆虫记》在中国有这样的影响，可见它在国际间有一定的地位。《昆虫记》在法国自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都有它的地位，也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它在科学史上地位更高些。

《昆虫记》是怎样的一部书？法布尔以毕生的时间与精力，详细观察了昆虫的生活和为生活以及繁衍种族所进行的斗争。然后以其观察所得记入详细确切的笔记，最后编写成书。法布尔的目的似乎首先在于让人类认识和理解极其丰富繁杂的昆虫世界，而且希望人们能正确和准确地熟悉昆虫的生活。《昆虫记》十大册，每册包含若干章，每章详细、深刻地描绘一种或几种昆虫的生活：蜘蛛、蜜蜂、螳螂、蝎子、蝉、甲虫、蟋蟀等等。作者的意图似乎并不急于

建立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例如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DARWIN, 1809—1882)所建立的物种源流论，或称为变形论(TRANSFORMISME)，其著名的结论之一就是：人是从猿猴逐渐变形而成的。

法布尔始终反对变形论这种学说。人们说法布尔有一大优点，那就是，凡是他没有亲眼看见的事实，他决不写在书中，他决不人云亦云。同时，法布尔的缺点也就在于：他把自己目睹的事实、现象，写在他的书中，却不问在他以前是否已经有别人目睹同样的事实或现象。好像只是他，法布尔，第一个看到、发现这种事实或现象。其实昆虫世界里的珍奇现象，完全是由法布尔首先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昆虫记》就不免给人这种不可能实有的错觉。人们说：“法布尔未免太天真了。”《昆虫记》中表现作者太天真之处，当然不止一处两处。

《昆虫记》之所以受读者广泛欢迎，主要由于它有两大特点：(一)它记载的情况真实可靠，详细深刻；(二)文笔精练清晰。《昆虫记》没有一般文学作品，一般抒情散文搔首弄姿的俗态。《昆虫记》文风质朴，别有风趣，自成一格，所以能够成为传世之作。在法国十八、十九世纪，热衷于把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写成文学式著作的生物学家，多到不可胜数，何止法布尔一人？可是只有法布尔的《昆虫记》流传最久最广，这绝非偶然。法国生物学家兼文学家的典型创始人是十八世纪的布封(BUFFON, 1707—

1788)。

布封是生物学家兼文学家，他曾经翻译过英国学者牛顿的著作，名闻法国。稍后他担任巴黎王家植物园园长之职。这个植物园其实兼动物园，其中除珍稀植物之外，还养着许多动物，包括狮虎之类的大野兽。当时有人劝布封把园中动植物系统研究之后，编写一部动植物大百科全书。于是布封就尽大半生时间与精力写了一部总名为《自然史》的巨著，听说布封去世时，他的《自然史》已写了三十六卷，尚未全部完成。布封在生物学及文学两方面均有相当大的成就。在法国文学史上也有布封的一席之地。

“文如其人”这句名言就出于布封笔下。布封曾经发表过一篇传诵一时的《风格论》，也许就是他三十六卷《自然史》的前言。他大致宣称：我这部著作中的思想学理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人间的科学研究日新月异，不断进步。我的科学理论不久后一定为后人的研究成果所超越。能流传后世的，不过是我的文章而已。因为风格即本人（法文原话：LE STYLE C'EST L'HOMME。这句法文直译应作“风格就是人”）。我们过去一贯用“文如其人”将布封名言译成汉语。布封的原意是说：我的文风无法改变，如别人勉强加以改变，那就不再是我写的文章了。布封立意在文章的风格上用功夫，企图把他科学思想与文章的艺术融合起来，使他的巨著《自然史》有艺术价值。那么即使后之来者在科学思想方

面超过布封，他的著作仍将流传后世，因为它的艺术因素后人不能改变，也就不能超越，所以他的著作将是不朽的。法国有许多生物学家体会布封的用意，他们在写科学著作时，也在文章的风格（即艺术性）方面用功夫。《昆虫记》作者法布尔就是这样一位生物学家，他显然在文章风格上没有少用功夫。他获得了不小的成就。他的《昆虫记》十巨册（或十一巨册）今天虽然没有机会再版，可是法国还常有《昆虫记》的选本出版。然而布封的《自然史》三十六册，今天就没有听说有什么人在出版选本，更不用说全书再版了。可见《自然史》的读者远不如《昆虫记》读者广泛。

《昆虫记》第一册发表于一八七九年，当时作者已经五十五岁。最后一册，即第十册，发表于一九〇七年，离法布尔去世仅八年。在我曾经过目的资料中，都说《昆虫记》全十册，只有一种资料说《昆虫记》全十一册。估计最后一册是法布尔逝世之后由他人补编的法布尔遗稿杂集。我记得大约在一九五二年，我在北京一个大半生侨居中国的老法国人（他是医生）家中，亲眼看见一部法布尔的《昆虫记》全十一巨册。每册大小与厚度，相当于我国近年来修订再版的四卷本《辞海》的一本。据说，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法布尔《昆虫记》法文原书一部，也是十一巨册。既然第十册出版于一九〇七年，那么第十一册最早也只能出版于法布尔逝世前的最后八年。据我过目

的关于法布尔的各种传记材料提供的情况，去世前几年的法布尔衰老多病，已经没有精力继续对昆虫的观察研究工作，也没有精力执笔写文。那么第十一册《昆虫记》所收材料的内容是什么呢？我没有条件回答这一问题，因为，说实话，我并没有完全阅读过十巨册的《昆虫记》，更没有阅读过第十一巨册。我只读过一九六一年巴黎出版的《昆虫记》选本，共四小册。此外，我阅读过一九八〇年巴黎弗朗索瓦·玛斯贝罗出版社出版的《昆虫学漫步》，是篇幅约三百页的选本。王光同志新译的中译本《昆虫记》就是参照上述五种选本直译的。《昆虫学漫步》中收有一篇自传体的长文，题为《祖传影响》（法文 L'ATAVISME，也可以译为“隔代遗传”），这篇自传一开端就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夸奖法布尔是“无与伦比的观察家”。虽然法布尔说他对达尔文的奖誉觉得受之有愧，但还是表示愿意接受达尔文对他的夸奖，并且感谢达尔文对他的鼓励。法布尔是学者，他可以接受别人对他的赞美和夸奖，但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学术见解而接受夸奖者的见解。

在《祖传影响》一文中，法布尔详细叙述了他童年和少年时期家中生活非常困苦，几乎温饱不能保障。好不容易他上完了小学课程，中学课程他几乎是自学的，因为家贫无钱供他上学，高中毕业会考及格之后，他才能设法自立，勤奋工作，养活自己。他当了多年小学教师，生活十分清苦。这时期，他对观

察昆虫生活，研究昆虫世界复杂微妙的喜怒哀乐现象，已有很高的兴趣和锲而不舍的强烈意愿。这种兴趣和意愿，与法布尔自己所受的祖传影响显然是毫无关系的。青年的法布尔可能把他自己看作昆虫。在十分复杂、冷酷无情的大自然环境中，坚韧不拔地为个体与族类的生存而斗争，这就是昆虫的本性；而法布尔则为他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工作的理想，至死不屈地进行奋斗。法布尔的天性与一个渺小的昆虫有相同之处，可是与他祖先并无一脉相通的痕迹。由法布尔看来，昆虫求生存的艰苦曲折的斗争，它们在斗争中表现的一切令人想不到的敏慧反应，是昆虫本身生理结构形成的条件，是它们的本能与直觉的表现，而不是为了适应客观环境，逐步变形而成的结果。《祖传影响》这篇自传性的论文，充分说明法布尔对昆虫学研究的热情与智慧，完全是本人的天性，与祖传影响毫无关系。他借此彻底反对达尔文的变形论与适应论。《祖传影响》一文的最后一句是惊人的结论：“本能就是天才。”《昆虫记》所表述描绘的是昆虫为生存而斗争所表现的妙不可言的、惊人的灵性。法布尔强调本能与直觉，与盛行于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年的柏格森(1859—1941)强调直觉(INTUITION)的哲理，可能并非毫无相通之处。《昆虫记》作者被当时法国与国际学术界誉为“动物心理学的创导人”，简言之，《昆虫记》着重描写了昆虫这种渺小动物的“灵性”。昆虫尚且有“灵

性”，何况人类呢？难道人类一定要从猿猴身上传受变形的影响，才能够有一点点“灵性”吗？人类的“天才”也是从猿猴身上传下来的吗？

法布尔大半生默默无闻地过着勤奋刻苦的学者生活。他依靠小学教师和稍后中学教师的菲薄工资为生。他一生希望能得到大学教授的讲座，改善生活，对他的昆虫学研究形成更有利的条件。但是他始终没有能登上大学的讲坛，因为没有要人推荐。到晚年，法布尔用一生积蓄的一点钱在荒僻的乡间买了一块园地，园中修建一所简陋的住宅，这样，他在园中及屋内布置昆虫笼子和实验室，从此他专心致志观察昆虫，研究昆虫，埋头苦干，不求名利。那时期，也许他年已六十岁以上，已经从学校退休了。那时期是他一生的黄金时期（可惜晚了一点），他出版《昆虫记》最后几卷的时期，也是他实至名归，名声大振的时期。不但在法国他已赢得为数众多的读者，即便在欧洲各国，在全世界，《昆虫记》作者的大名也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文学界尊称他为“昆虫世界的维吉尔”。法国学术界和文学界推荐法布尔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可惜没有等到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下决心授予法布尔诺贝尔奖，这位歌颂昆虫的大诗人，“昆虫世界的维吉尔”已经瞑目长逝了。

法布尔《昆虫记》的文风优美并不在于修词琢句和雕虫小技，而表现于作者的人品。所谓“风格即人”其实应当说“风格即人格”。一个人格猥琐的作

家,不论他有多大文字上的功夫,多大的“才华”,也创作不成高尚的作品。法布尔出生于法国南省的穷乡僻壤,从小过着极其穷困的生活。他在劳苦大众的怀抱中长大,理解劳苦人民,同情劳苦人民。他以同情劳苦人民的心去同情渺小的昆虫。他怀着对渺小生命的尊重与热爱去描写(甚至歌颂)微不足道的昆虫。这就是《昆虫记》充满人情味的理由。《昆虫记》充满对昆虫的爱,对微小生命的爱,所以使广大读者深受感动。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昆虫记》是科学理论与艺术因素相融合的艺术意义,而不应当单纯理解《昆虫记》文字技巧的高妙。《昆虫记》的文字技巧并不特别细巧,它的特点是朴素与真实。而单纯文字技巧高妙,并不一定能产生深刻动人的作品。《昆虫记》是作者以真诚的心写成的真诚的作品。用这样朴实真诚的文笔去写别的题材也可以感动读者,写昆虫就取得了这样的效果,这是完全自然的,丝毫没有令人难以理解的理由。

1992年4月于北京

肉体食粮与精神食粮^①

这华丽的膜翅昆虫，插着一副深紫色的翅膀，穿着一身黑天鹅绒的套装；粗糙的住宅，建筑在四下长着百里香^②的向阳卵石上，透着指南针和直角器般严谨、刻板风格；宅子里的蜂蜜，又在这严谨与刻板之外，平添了几分温馨的情调。这当时看到的一切，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记得看到这蜜蜂时，我一心想了解比学生介绍的还多的情况，^③于是操起一根草棍，把一个个小隔室翻了个底朝天。恰好那段时间，我们镇上的书店里正出售一本有关昆虫的绝好著作，书名是《节肢动物自然史》，作者是德·

① 本篇节译自《垒筑蜂》一文，该标题为译者所拟。

② 一种唇形科草本植物的名称，这种植物可用于提取芳香油。

③ 作者当时是小学教师，学生们向他介绍这种蜜蜂后，引起他前去观察的兴趣。

卡斯泰尔诺、埃·布朗沙尔和鲁卡斯。书中有那么多的昆虫插图，令人目不暇接；只是太遗憾了，书价真吓人！好高的价码呀！然而又一想，其实无所谓：我那每月七百法郎的高收入，总不能同时解决一切需求，不能既要肉体食粮，又要精神食粮。为一种食粮多支付一笔，就得从另一种食粮的款项中扣除一笔；不论何人，只要你是把科学本身当作日常生活需要，那么你就注定得服从这种平衡法则。书，总算买了下来。可那一天，自己大学级别的薪水，却被足足敲诈了一笔：我为一本书而奉献出一个月的工资。一次打破精打细算纪录的奇迹，想必能够在日后弥补某种巨大亏空。

这本书被我吞吃了。我是说书中的文字内容。从书上，我知道了那种黑蜜蜂的名字；我平生第一次读到对昆虫习俗的详细描写；我看到字里行间闪现出雷奥慕尔、于贝和雷翁·杜福尔家族的姓氏^①，这些令我肃然起敬的人名，仿佛都罩着金灿灿的光环；当我第一百遍翻阅这部著作时，觉得从心底传出一句喃喃的话语：“你也能行，你一定会成为虫子的历史学家。”可接下去，耳边仿佛又响起另一个声音：“一派天真幻想，您也太狂妄了！”呵，还是撇开这甜蜜与苦涩掺半的回忆吧，以便我们把注意集中到黑蜜蜂的行为活动上来。

① 这些都是书中出现的昆虫学家的名字。